开船了

乳白色的渤海钻珠发出轰鸣

慢慢地起锚 转舵 微微地开始颤抖

这3.5万吨的庞然大物在渤海黢黑的海面上缓缓驶出 转身离去

阵阵颠簸从深处传来 船体左右摆动 上下起伏

连带着窗外几处灯火

也飘忽不定 四处游移

一点点消失在目不能及的阴影里 留下一个橙黄色的小斑块

好像一只暗夜中轻轻飞舞的萤火虫

只是伸手出去 却不能捉到罢了

这船是新做的 甲板足足盖了9层 巨大的船身几乎能把所有的不平稳都剔除掉

让人感觉仿佛置身平地 忘记了脚下其实还是深不可测的海洋

坐在餐厅宽大明亮的木桌旁边 透过旁边两米高的落地窗看出去

除了轮船行进激起的白色浪花 其余的什么都看不到

闭上眼睛 才能察觉到一点轮机的怒吼与不安

无法想象为了这艘船的出行

舱底有多少齿轮在奋力运转 有多少钢板在轰隆作响

又有多少人精神会聚 在此刻目不转睛 夜不能寝

但这和乘客无关

也和我无关

餐厅里三三两两正是晚饭时间 觥筹交错

左前方的桌子上 正有人放声大笑 有人低声细语

右后方 有人盯着窗外的黑夜 怔怔出神

也许她在想什么时候船能抵岸 什么时候能回家吧

谁知道呢

嗯 现在的我正坐在这里 乘这横跨渤海的轮渡 独自向北而行

正写点什么 记录周围发生的一切

也是我独自想想 曾经走过那么久的路 接下来要去向何方

嗯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从哪说起 从哪记起

发生的事情太多 早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把偶尔当成必然 把被迫当成自愿

把幼稚当作成熟 把无奈当作骄傲

现在的我能在这里 我也记不清究竟应该感谢什么 又应该责怪什么

曾经刷过一人高的试卷 做过无数真题全解 那时总以为世间此山最高

却发现其实不过土堆二尺

后来 泡过无数教学楼四下无人的夜晚 看见过图书馆人影稀疏的清晨

却发现这也不过薄纸一张

再后来 走过很久的路 从群山大洋中的东南西北 到高空之上的烂漫星辰

却发现这更是写满脆弱崩溃

再后来的事 很多我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有过对酒当歌笙箫四起的夜

也有过漆黑冷寂四下无人的街

一轮又一轮的相遇聚散 一次又一次的离合悲欢

烽烟漫尽 只留我独立默然

现在坐在这里 随着身下的渡轮来回摇摆

努力回想曾经 除了头疼却始终一无所获

想来想去也只有一点吧

是曾经那些无畏无知 自卑自傲 荒唐幼稚的我

让现在的我坐在这里 在这巨轮上向东南眺去

极目而视未来所有可能的生活

船渐渐远了 不知何时身边喧嚣的人群已经慢慢散去

窗外星星点点的灯火也悄悄遁去了身影

昏昏沉沉中抬头四顾 宽敞的大厅里只剩下一部电影还在放映

嗯 是一部老港片 略显突兀的配色还诉说着曾经整个工业的辉煌

但是在这亮堂宽阔的大厅里 大屏4k的电视怎么也不能让这部电影散发出当年的韵味

叮叮咣咣的打斗响起 在空旷的餐厅中传出声音

颠簸愈发重了 船驶离了近海 朝着渤海对岸的辽东半岛开去

两个小时了 我想大概脚下应当是渤海正中 外面也许正是浪大风急

谁知道呢

时间接近两点钟了 时钟滴滴答答在不知不觉中就转了一个圈

再向窗子外面看去 夜色变的越来越浓重

海上浓雾丝毫没有散去的意思 只有激起的浪花一如既往地拍打着舱底

螺旋桨不知疲倦的把这艘船推向北方 从不改变

但我还是不觉得困

8层的三等舱早就已经人际消弭

如果侧耳细听 还能听到一点轻微的鼾声

从餐厅的那一头传来

仅有的几个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只剩我自己 还坐在这里始终没有动过

我想 也许继续坐下去能看到星星了吧？

海雾沉暗 繁星漫布 潮水四涌 夜静难眠

我记得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 好像还是好多年前

那时我对很多事情都不理解 也许那时还没有机会 远走不过是为了躲避

但随着时间慢慢过去 从第一次第二次到第N次

慢慢地习惯下来 学会把生活分开 特定的时段去做特定的事情

不把它们牵扯到一起 不再为某件事夙夜不寐

以前觉得 有些事 不亲眼见到是不会相信的

现在看来 有些事 即便亲眼见到 也很难想明白

索性就把它挂在一旁 闲置起来

挂的多了 也许就明白了吧

-------------------------------------------------分割线---------------------------------------------------------------------------

剩下的事情我不记得了 在那个独自穿越渤海的夜晚里

那个白色的渤海钻珠上 我升了舱 又换了铺位

身边年轻人的欢声笑语不知不觉就变成了满头银发的老年人

略显污浊的眼神似乎在倾诉当年曾经辉煌壮丽的往事

但是我却没有耐心仔细听

当人声渐渐散去的时候 空白的餐厅里走来一位穿着大红色制服的服务生

他礼貌地说 不好意思先生 我们这里要关闭了 请您回到自己的房间好吗？

我也想回去 但是那时这篇文章才写到一半

感情的积累仿佛刚刚漏出由头 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把满腔的声音淹没的无影无踪

我说 那好吧 不过我现在手头还有点工作没有写完

老板明天早上开会就要用

今天晚上我得写完了才能睡觉

现在已经过了午夜12点了 与我相同船舱的人都已经休息了

不能回去用电脑以免打扰他们休息

既然现在要关掉餐厅 我又到哪里去找桌椅呢？

他惊讶的看了我一眼 可能在这巨大的邮轮上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问题

继而又露出一种奇异的眼光

也是 渤海上风高浪大 轮船穿行在一望无际的黑暗之中

阵阵颠簸从脚下真真切切的传来 也没几个人还非要坚持办公

更何况 这里也没有什么网络与wifi可言

嗯 时间已经过去了几个月了 当时的许许多多我已经记不起来

我只记得那时他的眼中闪了一点光

开口说 那您去顶层的服务台吧

那里现在没有人值守 有可以用的桌椅

还有三角电源

谢谢 我合上电脑打算离开 听到他说

先生您真是敬业 想必工作报酬一定很不错吧

我没有答话

因为我答不上来

再后来… 再后来的事情我记不住了

海水颠簸四溢 我昏昏沉沉的趴在桌子上起伏

渐渐地失去了感知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仓位的床上的 竟然还脱去了外套

清早天光微亮 急促的吵闹声把我惊醒 大喇叭里传来声音

“乘客您好 大连港到了 请收拾好随身物品 出口在九层中间的位置 我们有专人指引….”

嗯 靠岸了

那就说一声再见吧 对这壮阔高深的渤海说声再见 也对这艘陪我过夜的巨轮说声再见

谢谢它给我一整夜亲切温暖的陪伴 谢谢它载我完成人力难及的旅程

也对这普通而又简单的一夜说声再见吧

再见海上漆黑一片的深沉 也再见天空光彩撼人的繁星

它们在宇宙的大爆炸中生成 穿越上千万光年的距离

才在世人眼中留下一抹摄魄动魄的纯洁

也再见曾经过去的一切岁月吧 今天船缓缓驶离

我就不再指望自己 再回味往日或喜或悲的一切

无论是喜欢过的 讨厌过的 疯狂过的 痛苦过的

还是追逐过的 爱过的

那就说一声再见吧 挥手记忆中的影子

不再去想曾经度过的每一个黑夜

因为 天要亮了 我要下船了